



文 | 欧 集 | 阳 山

第三卷 中短篇小说

欧阳山文集

第三卷：中、短篇小说

（一九五四年——一九八一年）

花城出版社

欧阳山文集
(第三卷)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125印张 6插页 260,000字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10册

ISBN 7—5360—0092—8 / I · 89

平装定价: 3.05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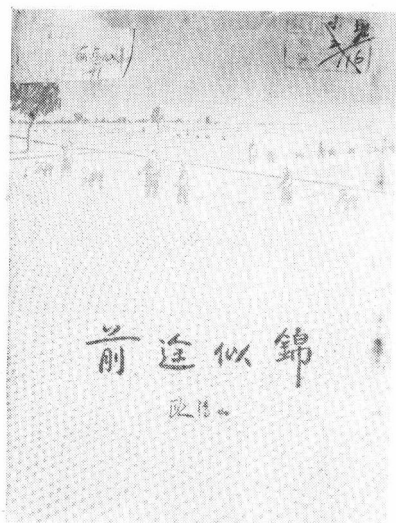
1961年作者(二排左起第四人)
与周恩来及文艺界人士在新侨饭店
合影



上：1980年多田正子（《高干大》日译者）与作者夫妇访问《前途似锦》生活点南海县东二乡



下：作者在花园中小憩（1986年）



红花冈畔

2.34



金牛和笑女

欧阳山

《前途似锦》
《红花冈畔》《金牛
和笑女》封面

目 录

(中、短篇小说 1954年—1981年)

英雄三生.....	873
一 虎口余生	873
二 死里求生	894
三 险处逢生	965
前途似锦	987
慧 眼	1065
亲 疏 (《慧眼》之二)	1081
比 赛 (《慧眼》之三)	1098
信 任 (《慧眼》之四)	1113
冤家路窄	1128
红花冈畔	1137
乡下奇人	1196
在软席卧车里	1208
骄傲的姑娘	1221
金牛和笑女	1229
成功者的悲哀	1239
胆怯的孩子	1250

卷首插图

1961年作者与周恩来及文艺界人士在新侨饭店合影

1980年多田正子与作者夫妇访问《前途似锦》生活点南海县东二乡

作者在花园中小憩

《前途似锦》、《红花冈畔》、《金牛和笑女》封面

176

178

180

182

184

186

188

190

192

194

196

198

200

190

192

194

196

英雄三生

一 虎口余生

一千九百三十二年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已经打进上海了，可是国民党的官员们和海南岛的地主们一样，还一点也不觉悟。他们不以国家民族为重，总是一心想消灭共产党。这就是说，要消灭那些工人和农民的领路人，要消灭那些工人和农民之中最优秀的儿女，要消灭那些最爱国的，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最坚决的，咱们民族的精华。这难道还像一句说得出口的话么？不过革命还是要因此而受到了一些障碍。革命的势力从城市退到乡村，从乡村又退到山上。那些狂妄自大的地主们彼此互相庆贺说：“革命已经完蛋了！”那些稍稍明白事理的地主们彼此见了面，就唉声叹气地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介公这一回失了一着。可是你跟那些不读书的俗物又能说些什么呢？”那些贫苦农民们就像失去了爹娘的孩子们一样，受尽了别人的压迫和欺负。

这一年春天，海南岛琼山县崇仁乡真是山明水秀，花木葱茏。崇仁乡里面那个昌隆村更是万树环抱，绿成一片。人在村

外，怎么也看不出那当中还有一个村庄。要不是——排椰子树像风车似地在丛林顶上迎风招展，几条水牛在村外懒洋洋地吃草，过往的人还以为这是一个在一千九百二十七年叫国民党刽子手烧光了的荒村呢。

这天早上，崇仁乡数一数二的年轻地主何九畴觉得春光很好，就闲着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他看见西边墙外一行龙眼树枝叶太稠，丫杈横生，就自言自语地说：“看这些管事的人！人都要理发，树就不会修剪一下。”他说了这一句不打紧，旁边早有管事的人听见了，就乱哄哄忙了一阵。账房埋怨管家，管家埋怨“花王”。后来还是赶紧去找了几个野孩子，立刻动手来修剪那些果树。

修剪果树是很悬的活儿。凡是有爹有娘，有田有粮人家的孩子都不肯干这个手艺。总要雇那些穷得没有人要的孩子来搞。这些“娃鬼”整天在树上麻雀一般跳来跳去，不会摔下来；就是摔下来葬送了个把两个，也没有人出头争气，不跟首尾。这几个“娃鬼”里面，有一个家里原是贫农，这几年已经无家可归的穷孩子，叫做符琼。他今年才十岁，可是长得很粗壮。大头短腰，长手长脚。脸孔是紫铜色的，两只眼睛总是生气似地瞪大着，可是两边嘴角总带着笑意。谁看见他，都能够立刻判断他不会做坏事情。可是碰上地主老爷们就不一样了。那些地主老爷们总觉得他不顺眼，总要把他叫做“那傻子”，“那王八蛋”。那天他从早上砍树，一直没歇手砍到下午，在树上蹦蹦跳跳，和在乎地一样。到中午觉得饿了，可是他不知道该上哪儿去吃饭，因此，紧紧裤带也就算了。砍到太阳偏了西，他也不再想吃饭了，就靠在树干上睡了一觉。正睡到浓浓蜜蜜的时候，冷不防叫一只黄蜂螫了一口。他哪里知道自己是睡在树上，举起

手就去拍那痛处。这样一颠动，他整个人就从树上闪了下来。他的身体碰断了一臂树枝，这一臂树枝扫在何九畴的房屋西南角上，把那书房屋檐的几桁瓦给扫坏了。幸亏符琼身手灵活，用劲巴住树干，这才算没有把人给摔下来。一个年纪大一点的伙计恐吓他说：

“不得了，小琼，你在太岁头上动了土！”

符琼摸摸自己的腰，非常疼痛，可是他还装做没事儿一样开玩笑说：“那不怪我，谁叫他的树长得不牢，房子修得不结实。”

离不远又有一个孩子在树上大声对他说：“小琼，别硬嘴，赶快去跟九少爷求个情吧！他当真不会饶你的，事儿不小哪！”

符琼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反而哈哈大笑起来。“要求情你们求去，”他说，“我不求。大不了我赔给他。看那何九头能把我……”

说到这里，只听得树下平地一声雷，有一个大嗓子狂怒吼喊起来：“谁？你们说谁？王八蛋！通通给我滚下来！滚下来！”好一会儿，他们这些树上的好汉们都不知道是谁在底下鬼叫狼嚎。后来有一个管家用比较小一点的，生气中还带着恭敬的声音叫道：“下来，你们通通给我下来，这不是，九先生来了。”孩子们听出是管家的声音，跟手就扑通扑通地，像猿猴一般地一个一个跳下来了。

“你们等着瞧！看我敢不敢把你们的脑袋一个一个给砍下来！就像斩瓜切菜一般给你们通通砍下来。你们只管等着瞧！”

孩子们在何九畴和他的管家面前一字排开，静悄悄地站着不动，在听着别人说要砍掉他们的脑袋。有几个孩子还用手摸摸他们自己的颈脖。那年轻的大地主抢前一步，露出要吃人的样子，可是这回声音倒压得很低，说：“好的，好的。你们之中，

哪个有本事的，说要赔给我房子的？哪个说我的树长得不牢的？哪个说我的房子修得不结实的？哪个……”他本来说“哪个把我叫做何九头的？”后来一想不好，就没有往下说，只是用眼睛把大家扫了一下。往后他又想把那个犯人试探出来，就阴险地哄骗他们道：“他如果是个诚实的孩子，他就站出来吧！”哄骗完了之后，他就拧歪脸，自鸣得意地紧闭着嘴唇。

符琼知道这何九头的脾气，只管让他骂一顿，以后每人对他赔个罪，每人让他打两个耳光，再加上明天每人给他赔一天工，也就没事了。可是他不能够这样做。他想，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能够连累别人。他缩起鼻子嗅了一下，好像他嗅出什么臭气似的，随后就一本正经地从行列当中走了出来。这孩子虽说结实，但到底才不过十岁年纪，身体还很矮小。加上满脸灰尘，衣服破烂，打着赤脚，头上身上还挂着几片树叶，看来只是那么一点小东西。他走上前来，小心谨慎地说：

“九先生，是我弄坏了房子。我认了。”

何九头发觉有那么一团小东西柱进他的眼底，开头也很吃惊，心里想，“好大胆的小强盗，居然敢直认！”嘴里就骂着：

“好，你认，你赔。你拿什么赔给我？你凭什么叫我九先生？你心里想叫我做什么？”嘴里骂着的时候，巴掌也跟着朝符琼的又小又硬的脸上扇过去。

符琼的心里发慌，脸上麻辣辣地发烫。现在他明白，对这何九头认错是没好处的。这样，他既不退后，也不闪躲，直着脖子站着。他那两只本来瞪得很大的眼睛冷冷地望着那打他的人，两边嘴角还带着那含糊不清的笑意。这也许不是真笑，倒是赌气，倔强，还搀着些不恭敬。地主觉得自己的威严受了轻视，更加打得凶。符琼这一下完全明白了：何九头今天是有心

挑刺儿了。他不是要赔，不是要骂，也不是要打，是要降住自己。“可是，出洋相么？”那穷孩子想，“这可办不到。我后面还站着一大溜人哪！”他既不准备对那年轻地主让步，于是就一声不吭，由他摆布。

这也真是的。打了那么久，倘若符琼开口求饶，事情也许就算完了。可是他偏不。他好像有意要在今天当着众人杀一杀何九先生的威风，再疼痛也都忍着，看他怎么下台。忍到实在忍不住了，汗水流了满脸，脸也肿了，他就使劲咬着嘴唇，一直咬到流出血来。又打不多久，何九疔手也酸了，气也稠了，事情还没有了局。他觉得自己都快要发疯了。他偷望一望周围，那班野孩子全溜掉了，旁边只站着—个管家，呆头呆脑地站着不动，也不帮他一点忙。他觉得自己很孤单。他觉得自己很丢脸。他觉得大家今天都跟他作对，故意叫他在一个穷孩子面前扫尽威风。他顺手拾起一根树枝，出尽吃奶的气力向符琼抽打，嘴里斥骂那管家：“你站在这里干什么？还不给我拿大棍子来！”大棍子拿来之后，这分量就慢慢加重。头上，脸上，手上，身上都受到冲击，符琼全身麻木，逐渐觉得有点难以支持。可是他下定决心，今天一定要战胜这个何九头，就咬紧牙关，闭上眼睛，坚决抵抗。后来实在支持不下去了，他就摇摇晃晃地倒在地上。可是他心里还明白，他到底是没有叫何九头降住。

看到这个局面，站在旁边的管家这才拉拉何九疔的袖子，指着地上说：“已经死了，那傻子已经死了。九先生，再打也是白打了，都打在泥土上面了。歇一歇，别气坏了身子。”那管家早不拦他，迟不拦他，等他差不多和符琼拚完了才拉他。这件事也叫他很生气。但是，他已经没有劲儿生气了，就拄着棍子，弯腰站着喘气。

“死了好！死了好！叫人把他撂在村子外边给狗吃！”他拼着命大声叫嚷，掩盖自己的心虚。他想指一指符琼的尸体，可是那眼睛早叫血光蒙住了，什么都看不见。管家搀扶着何九畴回家，他连路都不会走了。早有别的几个男女佣仆出来，七手八脚把符琼抬到村子外面，丢在一棵香蕉树下。

恰巧本乡昌盛村有个过去曾经显赫一时，如今已经家道衰落的地主潘大钧，这一天同一个风水先生看罢祖坟，路过昌隆村，听说何九畴打死了人，就绕道经过香蕉树下来看热闹。他看见那奄奄一息，年方十岁的小孩子，并无半点怜惜之心，只是捂住鼻子，用脚踢了踢他，回头对风水先生说：“依你看，这小杂种死了没有？”

风水先生用衣袖笼住嘴巴说：“保不住已经断了气了！”

潘大钧摇摇头，很不以为然地更正他：“不对不对。这小共产其实并没有死。他这叫做假死。你不信我们打个赌。大凡人一真死，一定有苍蝇叮住他的眼睛嘴唇，如今苍蝇只管打白鹩转，却不肯落脚。这就证明他并没有真死。”

风水先生十分寒酸地摇头摆尾反驳他：“不信不信。打成这样还不死，除非真命天子才有这么大命。”

潘大钧点头叹息道：“正是好人不长命，祸害几千年！嗨，不过话倒说回来，如今该轮着他何老九发了。你看好一个威风凛凛的暴发户，打死人不算数。可是你也别小看我潘家。要说起我家先父当年的气派，那比他们还要阔气得多了。就连九少爷他本身，我们也敢打他一个半死不活的呢。”

两人一边说说笑笑，一边拍袍甩袖地走了。

原先符琼有家的时候，他们有个姓刘的邻居，夫妻务农，

生活贫苦。单生一个女儿，名叫梅英，今年才八岁，生得脸圆眼圆，尖嘴尖下巴，又懂事，又会做活，十分可爱。她和符琼在一块玩耍长大的，两个小孩儿家非常要好。人家都说符琼有点傻，她正喜欢符琼那股傻劲。这天她爹妈都去赶市去了，只剩下她在看家。听见过往的人说符琼身遭大难，她心里又疼又怕，想出去看看又不敢，只是自个儿哭，哭得十分伤心。看看天色已经不早，太阳照在椰树后面，把金刚的巨掌似的树叶照得金光闪闪，她坐在竹椅上，两手抱着脑袋，喃喃自语地说：“唉，小琼，你死了我都不能给你送终。我多么想一飞飞起来，给你送一碗水……可是你叫我怎么办哪，怎么办哪！”

这时候，居住在别的村子的老木匠林老爹和猎户黄才相跟着走过她家门口。他们看见刘梅英哭得满脸通红，就问她为什么这样伤心，是不是有谁欺负了她。梅英看见这两个教星，一手揪着一个人的衣服不放，嘴里哭嚷着说：“大伯，你们来得正好，快搭救一下吧！咱们村子打死人了！小琼叫那何九头活活地给打死了！他死得好苦哇！”

猎户黄才是一个黎族人，性急仗义，听着听着就火起来，捋着胳膊直叫：“有这样的事情？光天化日，敢伤害人命！我去找你们那何九头问问看！”

老木匠林老爹见的世面多，阅历深，就拦住他道：“别使你那牛性子。人家正是要在光天化日之下，才伤害人命的。你奈他什么何？没见过你就问得出个究竟来。走吧，咱们且到村外去看看，好歹还能给他收个尸首回来，也不枉咱们和他爹符海相处一场。”

他们三个人走到村外，就在那棵锦旗一般的香蕉树下，找到了符琼。说起来也真是奇怪。他的身体虽然不动，两只叫血

泥糊住的眼睛却张开着，眼珠子还在滴溜溜打转。他没死哪！一见这种情形，三个穷人欢天喜地，跑上去，蹲下来，直叫唤他的名字。梅英单腿跪在草地上，扶起符琼的上身，用小手不停地去摸他那剃光的硬脑袋。符琼因为疼痛难忍，鼻子里唔、唔、唔地哼着气，两眼哗啦哗啦地滚出大颗的眼泪来。黄才赶紧伸手在左近的地面上拔草，要给他擦血。林老爹连忙拉过他裤衩上吊着的一块破布片，给他盖住那扯碎了的裤裆，嘴里还安慰他，叫他别哭。梅英一面欢喜，一面伤心，心中却也暗地惊奇。她和符琼从小一起玩耍长大，只见他像猩猩野人一般蹦来蹦去，却没见过他哭，这阵子手忙脚乱，不知如何是好。符琼勉强举起一个手指，碰碰她的花布衣襟，又朝自己脸上晃了两下。梅英明白了，就抓起衣襟，轻轻替他擦净脸上的血迹和眼泪。末了，符琼用蚊子一般的声音，很吃力地说：“把我扶起来。把我扶回家吧。……”说完就闭上眼睛不动弹了。

林老爹一听他说要回家，鼻子一酸，眼前的景物就模糊起来了。其他两个人也登时愣住，脸对脸说不上话。这不是分明在说胡话么，他哪来个家呢？梅英不管这些，只巴不得什么都答应他，就轻轻摇着他的脑袋，甜言蜜语地哄他道：“小琼，琼哥哥，醒醒吧，醒醒吧！我扶你起来，我扶你回家。快不要这样。醒醒吧，走。我扶你起来，我们回家去！”

符琼还是不言不语，不动也不答腔，软挻挻地靠在梅英的腿上。林老爹没法，只好劝梅英道：“小姑娘，快别孩子气了。他哪里有家呢？难道咱们把他送到树上去么？你看，日头快落了，咱们赶快来商量商量吧。”他们三个人就在草地上，围着符琼坐着，林老爹和黄才就商量起来。梅英见他们两个大人只顾商量，一点不理自己，低头想了一会，就插嘴说：“把他抬到我

家里去吧。”黄才说：“这你又在说孩子话了。你们三个人一张床，挤都已经挤不下。你叫他睡在砧板上么？”梅英听见那猎户驳她，分明是瞧她不起，很不高兴，闭着嘴唔、唔、唔地撒娇。黄才说：“这孩子看来伤得不轻，一会儿有个三长两短的，你我可担待不起。我看还是去找他爹。能送就给他送到海口去，不能送，好歹也得给他报个信。”林老爹说：“这也不中。要走几十里路去给他爹报信，路太远了，正所谓远水不救近火。再说符海哥既没个一定的活路，也没个一定的住处。海口市那么大，不是三街两巷的地方，只怕找也找不到。”

后来商量来商量去，还是决定把他送到单身汉陈福华家里。陈福华会使两路生草药，好歹还能救他一救。

陈福华已经三十多岁年纪，还没有娶妻。他家离村口不远，有一个烂草院子和一个黑魆魆的房间。他们把符琼背到他家的时候，他正蹲在屋檐下修理板凳。林老爹一手拿过他的斧子，替他修理板凳，一边就一五一十地把何九头的罪孽数落一番。陈福华搔着脑袋说：“我刚从地里回来，村里出了事，还一点都不知道。这样吧，你们只管把他留在我这里，回头我看一看，给他灌点药，敷点药。只是——”他把手指捏成一撮，像一个鹅头似地对自己的嘴巴点了几点，接下去说：“病人是要这个的。我不瞒诸位，我可没有这个。”那两个外村人笑了笑，答应给送粮食，就把符琼安顿下来，各自回家去了。

这里陈福华忙着把符琼平放在自己的床铺上，替他把浑身上下捏捏揉揉地看了一遍，就忙着去烧开水。水一烧下，就忙着出去摘生草药。药摘回来，就又忙着拿饭碗和菜刀把子来捣药。梅英悄悄地把家里的米盛了两大碗送了过来，还特地给符